

情感的故事

译文
丛书



情感的故事

译文丛书

11

上海译文出版社

情感的故事

〔西班牙〕乌纳穆诺等 著

方 予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6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339,000

1986 年 6 月第 1 版 198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册

书号：10188·652 定价：2.90 元

目 录

斗室里讲述的故事

〔德国〕史托姆作 江 南译 1

两个受害者

〔法国〕埃梅作 乐祖德译 57

一个主教的罪恶

〔英国〕霍普作 郑大民译 71

桑塔·露琪亚

〔英国〕高尔斯华绥作 周笑童译 94

梦

〔英国〕毛姆作 俞允咏 俞时淦译 108

家

〔英国〕毛姆作 俞允咏 俞时淦译 113

胜利者巴尔杰克

〔波兰〕显克微支作 翁文达译 119

吝啬鬼

〔波兰〕普鲁斯作 裘胜利译 181

在假期里

〔波兰〕普鲁斯作 裘胜利译 213

米古达茨

〔南斯拉夫〕柯拉尔作 叶力甫译 218

于连·索黑尔的自杀

〔意大利〕塞拉奥作 江敏译 306

情感的故事

〔西班牙〕乌纳穆诺作 方予译 319

克劳狄斯的日记

〔日本〕志贺直哉作 沈洵译 427

作者和作品简介

442

斗室里讲述的故事

〔德国〕史托姆

江 南译

十七世纪初叶起，在我家乡的南大街上，于那条通向圣虞庚院墓地、并经此再沿着圣虞庚院墙边伸往北大街的小巷对面，就有一所小房子。它的大门上装点着一座砂岩雕像：死神穿过汹涌波浪追上了一条小船，把船上的一个男人使劲地拽向自己身边的海里。雕塑品的底座上刻着一行字：“在陆地上和海上”。据说，曾有一个普通水手往返于岛屿之间，在一次风暴中遇难；他的儿子，一个采石工人当年为纪念他的父亲而建造了这所小屋，并镌刻了这行墓志铭体的短文。

本世纪三十年代，在当时这座房屋的年老女主人去世后，人们便经常看到一个矮墩墩的男人逗留于这座屋子的门前，随后又慢腾腾地走到一棵矮小的菩提树下面。他平常腰里总是扎着一条皮围裙，礼拜天则身穿一件蓝布上衣，脚登一双翻口靴子。那给修剪得修长的菩提树树梢，穿过顶楼窗和雕像之间的空隙直指天空。有一天，他那淡蓝色的眼睛又定定地望了一阵这座砂岩雕像后，便握住门把手，要进屋里去，但门锁上了。透过门窗的牛眼形玻璃，他看到一条狭长的走廊，又从走廊尽头的一扇敞开着的门里，瞧见一间空荡荡的、从院子那边洒进中午灿烂阳光的大房间。这个男人慢腾腾地别转身子，沿着南大街走到下面市场上，又从那里拾着石阶登上市政厅。

这个矮个子男人叫丹尼尔·巴施，是个伯特歇尔^①，低地德语

的贼法是伯特耶尔^②。他生性喜爱反反复复地考虑问题。但不管怎么说，他可是个出色的手艺人。四个星期后，他在法院贴出告示时买下了这所古老的房屋，便带着他的老姐姐和一个上年纪的伙计住了进去。没有多久，下面房间的窗子都装上了花哨的印花布窗帘。碰到四面八方村庄的车辆都驶来赶集的日子，在那摆着天竺葵和木犀草花盆的窗台的空隙里，便露出了老处女扎洛姆的和蔼面庞；她在观看狭窄通道上的热闹非凡景象。原先老房子的后厅堂管它叫农家起居室，现在这儿已成为箍桶作坊。每天外面院子里都听得到这样的叫喊声：“束住，箍紧，箍紧！”于是槌声咚咚，空桶声嗡嗡。

如此这般的约有五年时间，这个老姐姐便想摆脱家务，待在楼上自己卧室里消受清福，并打算把楼下窗台上插枝的花盆搬到顶楼窗台上去。有一天，她跟兄弟说道：“丹尼尔·巴施，你才是五十岁的人，而我，你们的老姐姐都快七十啦；我再也拎不动沉重的水桶了，我再也剥不动一大堆马铃薯的皮了。”

丹尼尔·巴施腰扎皮围裙，站在她的面前，愕然不知所措。“咳，”他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雇用一个小使女？这倒也说得对，你看上去是衰老得有点颤巍巍的啦！”于是他神色忧郁地打量着姐姐那张满脸沟壑的面庞；同时暗自思忖，是否放下手里的活儿，去给老姐姐叫一个年轻的使女到家里来。

“不，丹尼尔，”姐姐微笑着说道：“你别再打什么主意啦；圣虞庚院的老弗劳克·米歇尔已经去世了，她那只小房间空出来了；我要是提出请求，那些绅士先生大概会收我进去的。我们可是本城师傅家的孩子啊。”

① “箍桶匠”一词的规范德语的发音。

② “箍桶匠”一词的低地德语的发音。作者史托姆的家乡北海滨一带的方言就是低地德语。

丹尼尔点点头。这座养老院跟他的家只相距一条短巷子。那儿的伙食也不错，比一般市民家里还要好一点。他紧紧地握了一握老扎洛姆的手。“等一等，姐姐！”他大声喊道：“别再说了！别再说了！我得出去走一趟。”他那淡蓝色的眼睛里掠过一种希冀获得幸福的光彩，不过这还拿不准。“唉，麻烦你给我把长上衣和翻口靴子拿来！”他摸摸自己的下巴颏儿，都三天没刮胡子啦。他又点点头，他丹尼尔师傅心里明白，要办什么事情啦。他让姐姐替他穿上那件了不得的蓝布上衣，自己则登上了翻口靴子，又拿了手边那顶丝织的高顶帽和一根竹手杖，接着便先上斜对面的理发师傅那儿去了一趟。一会儿工夫，他刮光了胡子出来，便从容不迫地穿过那条通向浮桥的克雷默尔大街，在那儿跨进了老港务监督彼得斯的屋里。很久以前，港务监督的小弟弟是他在高级文科中学最低班时的普通同学。他走进洒满下午阳光的房间，窗前花丛里的金丝雀正在尽情啼鸣，这时三个未婚女子都放下针线活儿从椅子上立起身来。她们是港务监督的三个女儿：米娜，施蒂娜和丽娜，她们的芳龄分别是四十岁，三十九岁和三十七岁。她们都是些出色的姑娘，尤以棕色皮肤的丽娜最为突出。她性格温顺，善于持家，聪明伶俐，但有点儿调皮。丹尼尔师傅的眼睛骨碌碌地望着她，这棕色皮肤的姑娘嫣然一笑，相当逗人喜爱。“小丽娜小姐，”丹尼尔说道，“我可以跟您的父亲谈谈那句话吗？”丽娜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跑出去寻找她的父亲。

在箍桶匠的屋里，那个伙计向老姑娘扎洛姆两次询问师傅去向。一小时后，丹尼尔跨进了自家的大门，这时老姑娘刚巧从厨房走进走廊。丹尼尔在起居室里勾勾指头，默默地招呼她过来。她到了那儿，这矮个子师傅抬了抬帽子。“好吧，”他说道：“姐姐，现在只管说吧，只管往下说吧！”

姐姐大为吃惊地注视着他。“你怎么啦，丹尼尔？”她问道：“你

根根头发上都挂着汗珠，这可是十一月的寒冷天啊，而你的一双眼睛……你怎的高兴得这种样子？难道我们交特好运了吗？”

“可不是，扎洛姆，就是这么回事情，或者说，也许还要过些时候，我便交上好运啦。我想，丽娜·彼得斯可是个稳当可靠的人啊！”

“你跟丽娜·彼得斯怎么啦，丹尼尔？”

“你先去把伙计喊来！”丹尼尔说。

伙计来了后，丹尼尔便向一家人公开宣布，他与丽娜·彼得斯将要结为夫妇啦。于是，老姐弟俩一下互相拥抱起来，并为不久的新郎快活得流着眼泪。

“那末你现在只管往下说吧，扎洛姆！”丹尼尔说。

“我可再没有什么好说的啦，丹尼尔。”老姐姐笑盈盈地回答道：“我要上养老院去，现在你坐下，替我写一封给院长的请求信！你现在做得很对！”

……还没到圣诞节，老姐姐已搬进了圣虞庚院那间原先弗劳克·米歇尔住的小房间，而丽娜·彼得斯则已成为箍桶匠家花盆后面的师傅太太了。新郎丹尼尔师傅在蜜月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拎着满满一桶灰浆，拿着一把镏刀，从梯子上爬到大门上端的死神雕像跟前，用灰浆将它抹平。“这再也不相称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不行，这再也不相称了！”一边又往上面抹了最后一刀灰浆，接着便从梯子上爬了下来。八天后，灰浆都已干了，于是伙计便去把老画家赫尔梅斯请来。赫尔梅斯为宾客题词的留念册画的石竹和毋忘我花千姿百态，这会儿他爬上了梯子，在那灰白色的平面上画了一朵由两片绿叶衬托着的本地名种玫瑰花，煞是娇艳动人。“真美！”系着皮围裙的丹尼尔站在梯子旁边一面观赏，一面说道：“还好再画一只小蓓蕾，但不要过大！”赫尔梅斯画好了后，丹尼尔便跑进屋内，把娇小、美丽的妻子叫了出来。“这会儿你瞧瞧看！”他指

着这幅新画说道：“你可知道，这朵玫瑰花叫什么名字吗？”年轻的妻子没有领悟他的意思，于是他便说道：“这朵玫瑰花叫丽娜·巴施啊！”……“哎，说的什么呀！”她叫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扭头便跑回屋里。丹尼尔师傅乐不可支，拔腿就去追她。

没有多长时间，丹尼尔师傅在他家里的那株玫瑰上也就萌发出一只蓓蕾来了，这就是这个小男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孩子渐渐地长大成为一个出色的小伙子了。他还没有过六岁生日，街坊上便无人不知这孩子叫弗里茨·巴施。他母亲那样兴致勃勃地教他说标准德语，他却十分喜爱操低地德语的方言。他酷爱动物，还会用古代所有的优美的诗歌来歌唱它们。夏季，当他发现一只色彩斑斓的蜗牛，逗人喜爱，于是睁大一双褐色的眼睛瞅着它，歌唱道：

“花壳软东西，
爬下来，
伸出你的触角吧！”

之后，当蜗牛冲他伸出了柔软的触角时，他就用小指头抵它一下，大声叫道：“别上当，傻瓜，待在壳里吧！”并把这小生物扔到树篱里。接着，一只黄翅蝶或是孔雀翎斑蝶翩翩飞越花园，他又飞也似地追逐过去：

“小鸟吃你啦！
你的耳鼻淌血啦！”

他追逐蝴蝶的时间愈长，歌声便越是高昂，越是忿怒。他声嘶

力竭唱着降服蝴蝶的咒语，嗓子高得使母亲也奔进了花园，说道：“弗里茨，天哪，出了什么事啦？”于是他垂下两条小胳膊，半是害臊半是淘气地抬头瞅着母亲，又指着那只正往邻家花园飞去的蝴蝶说道：“这傻瓜不愿在我们家歇一歇！”母亲笑盈盈地捋捋他那飘起的棕色头发，热烈地亲亲他，接着拉着他跑到花园的柳树树篱跟前，用那跑出来时手上握住的厨刀砍下几根柳树的新枝：“那你就玩别的玩意儿吧！好，我来给你做一支柳杆笛子！”于是她给他刮光柳杆子，又上面挖了小口子。这样弗里茨又兴高采烈地坐在高大梨树下的长凳上，用刀柄使劲地敲打着柳杆子，叫里面的白心子脱落出来，并且唱道：

“法比安，塞巴施蒂昂啊！
让浆液和心子都出来吧！”

他一直唱到做好了一支笛子。

这孩子还会编唱山歌。一个星期的下午，老姑娘扎洛姆从养老院回家来看看，喝喝咖啡；她那灰白头发上戴着一顶白晃晃的帽子，而帽檐却又绾着一圈玫瑰红的缎带。小家伙一下就好奇地注意到这顶帽子，一个劲儿地瞅着它。“给扎洛姆姑妈问安呀！”丽娜太太提醒孩子说。“日安，姑妈！”他一边说着，一边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顶绾红边的白帽子。父、母亲和姑妈心情愉快地喝着咖啡，吃着点心，这当儿男孩坐在角落里的小板凳上，依然定定地望着这顶帽子。稍后，他喃喃自语地嘟哝着，那快乐的眼睛里象是要开玩笑而漾起了笑意。“这小子怎么啦？”也喜爱操低地德语的老姑妈说着。

“你怎么啦，我的孩子？”丽娜转过身，用标准德语再次询问他。

“我不敢说出来。”弗里茨回答着。

“为什么不敢说呢，我的孩子？”姑妈说道：“我允许你只管说好了。”

这时男孩调皮地瞅着姑妈说道：

“雪里的玫瑰花！雪里的玫瑰花！这就是扎洛姆姑妈！”

“瞧一瞧是这样！”丹尼尔师傅大声喊道：“那你倒说得逗啊！”

态度和藹的老姑妈有点儿气恼，用指头点点男孩吓唬地说：“你们的弗里茨，可也是一个小淘气鬼啊！”接着便低下头喝咖啡，把鼻子都浸到杯里去了。

“嘿！”丹尼尔师傅得意地哼了一声，抓了一抓自己的花白头发。弗里茨已奔到巷子里小朋友那儿去了，这时丹尼尔师傅又抬起头来看了一眼。“丽娜，孩子他妈！”他说。

“什么事，丹尼尔？”丽娜太太问道。

“确是跟我一模一样。”丹尼尔师傅回答说，高兴得晃着脑袋。

“是什么跟你一模一样？”丽娜太太问。

“是什么？——是指这孩子啊！当年，我在他眼下这么大的时候，有一次也坐在一只小板凳上，可真巧，也是这只小板凳。那时有一个肥胖的、奥斯滕费尔德^①的老妇人走进我父亲的房间。父亲因为她是村执事，于是对我说道：‘孩子，站起来亲热地问声日安！’但我却久久地注视着她一身红、黄、蓝三色相间的制服和头上包的白布，这完全跟自己所想象的情况不一样，尽管她也许不是个土耳其人；我只是瞅着她，没有吭声；最后父亲发了火，搯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扎洛姆姑妈知道这段往事，点点头；丽娜太太咯咯地笑了起来：“我猜想，你也编唱过山歌喽，丹尼尔！”

① 胡苏姆城东南的村落。这里居民所操的土语与穿戴服饰与其周围地区的居民不同。——原注

丹尼尔摇摇头：“没有，小丽娜，情况倒恰恰是，一记耳光把我从小板凳上打翻到地上；而弗里茨唱了山歌就奔出去了。”他亲昵地瞅着妻子，开玩笑地说道：“天性狡猾啊！”丽娜太太点点头。

丹尼尔师傅的家庭十分幸福；但他那个时代的人不一定完全清楚，幸福可是象生活一样，还会展开轻柔的翅膀飞走的。

春季时分，花园里的醋栗丛林换上了绿装。过了漫漫的冬日，鹳鸟又从南方飞来，栖息于城市烟囱上的旧巢，或是在有些地方忙筑新窝。弗里茨跪在花园里的一块地上，第三次将他的樱草花和紫罗兰移栽到一处新的地方；这时头上掠过一块黑影，他抬起头来张望，看到一只大鹳鸟^①向他父亲的房屋屋顶上飞去，并伸出两只长脚栖落在那儿。“哈罗！”他高喊道：

“以斯帖的鹳鸟，
给我送来一个小妹妹吧！”

鹳鸟把头往后一仰，忽敛忽敛地搥动翅膀，飞向春天的明朗天空，它那细长的红喙在阳光里闪闪发亮。

这时弗里茨撂下小铁锹，高兴地拍手叫喊道：

“黑的白的鹳鸟，
给我捎来一只圆糕饼！”

他思忖，这愿望快要实现了；但是鹳鸟没有捎来襁褓，却寄来了黑纱。不久家里堆满了环形饼，办丧事的环形饼。弗里茨坐在

^① 德国童话中是送子之鸟。

通向顶楼的楼梯上，一边扑簌簌地流着眼泪，一边啃着环形饼。小妹妹确是生下来了；弗里茨只是壮着胆子站在老远的地方瞧瞧这红润的小东西。母亲的脸色看上去是那样的苍白，她从床上向他伸出了一只手，问道：“你喜爱她吗，弗里茨？”弗里茨默默地摇摇头，随即便从那压抑气氛的小房间里跑到充满五月清新空气的室外去了。

三天后，他跟父亲肃立在一口棺材的旁边，棺里静躺着面色苍白的母亲，心地善良、爱开玩笑的丽娜太太。她一动也不动了，她已经阖上了眼睛，她的左臂里躺着一个死灰色面庞的婴儿。这时他刚才六岁，好象给一柱陌生的、恐怖的意外事情镇慑住了，屏息站在那儿。

扎洛姆姑妈跟他们站在一起。她紧紧握着她弟弟的手。“是啊，丹尼尔，”她说道：“这孩子把你妻子一起带走了！”

丹尼尔默不作声地点头，又抑制不住感情地瞧了一瞧死者；而男孩则被老姑妈说的这句话弄迷糊了。“一起带走了，父亲？”他小声地问道：“为什么？为什么呀？”

男孩以期待回答的目光仰视着他的父亲。丹尼尔师傅冲孩子瞥了一眼。“这只有上帝知道啦！”他嘴唇簌簌抖索地说道：“也许……这可怜的小东西无法那样孤单地进入那遥远而又黑暗的永恒世界里去。”随后，他霍地用一条胳膊把男孩抱了起来，又用另一只手按在死者冰凉的额头上：“弗里茨——她永远再不回来了，可别忘了呀！”

……第二天晚上，他的母亲和那个婴孩便入土了。扎洛姆姑妈在家里待了几天，直到家里雇了一个每天来料理几小时家务的女人，她才回养老院去。那个上了年纪的伙计年轻的时候在船上当过厨师，这时便承担了他们几个人的一些日常烹饪事务。

这样，一些不太繁重的家务事又将就地维持下去了，但再也没

有往昔那种欢乐的节奏；丽娜太太那生气盎然的音乐般悦耳的声音消失了。在弗里茨上小学去和料理家务的女人于上午九点钟又复离去的时候，狭长的临街房屋里便显得空落落的，屋内再无一丝儿声息。尤其是到了上起居室用早餐的时候，院内已停工休息，师傅和伙计便相对无言地坐在刨桶凳上或是小木桶上，啃着小面包块。他两个人好似在侧耳谛听那死一般沉寂的前屋里的动静。当那里的墙上脱落下一小块石灰，发出了一点儿声响的那一刹那间，师傅的脸庞上便掠过了一丝光。他好似听到了丽娜的轻微脚步声，但一会儿，他又用粗硬的手把耳朵上的这种感觉擦去。有一次，邻居家的一只猫潜入了那间面临走廊的光线昏暗的厨房，它是悄悄儿地溜进去的。火钳从灶上掉落下来。这响声传到了作坊里。丹尼尔师傅放下木槌思忖：丽娜太太的那双巧手也不常常滑落火钳的啊！即或他不得不三脚两步地跳进厨房里，也总是开玩笑地替她拾起了这把火钳的啊！眼下，他又跑进了厨房，自己好象觉得这是亡灵所发生的一次响动，但猫刺棱一下窜过他的身旁，从开着的房门跳了出去，于是他又把火钳挂到原先的地方，自己坐到那张空着的椅子上，一会儿定定地凝视着灶台，一会儿又盯着碗橱愣神；从前，她就在灶台和碗橱之间跑来跑去，但现在一切都寂然无声了，只有两只麻雀在室外追逐嬉戏，并撞到窗玻璃上滑落下来，之后又叽叽喳喳地飞了起来。

半个小时过去了，丹尼尔师傅还没有回作坊，这时伙计便走进了厨房，轻轻地把手按到他的肩上，喊了一声：“师傅！”

“嗯，嗯，马滕。”随后，他们便一起回到了作坊。丹尼尔又拿起工具，默不作声地埋头干活。

十一点钟后，街门上的钟声响了，弗里茨放学回家，穿过狭长的走廊向起居室奔去，每当这个时候屋里和老丹尼尔师傅的心里又漾起了盎然生气。伙计便在灶台前做着简单的午餐；他们父子

俩则进入了花园，走向弗里茨开拓的花圃。有时，一株花的枝茎上萌发出一只蓓蕾，弗里茨便毅然将这株花连根掘起，等到下午放学回来便跟父亲一起上教堂墓地去，将它栽在母亲的坟上。随后，他问道：“母亲会瞧见这株花的吧？”老丹尼尔点点头：“我希望她能看到这株花，我亲爱的孩子。”

可是大千世界里的万物是那样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其中还有许多又是那样好玩有趣：什么猫啦狗啦，弹子啦榛子啦，李子啦樱桃啦。这男孩便不可能总是怀念着他那离开人世的母亲。有一天的薄暮时分，他和父亲坐在花园里的一棵梨树下面，在久久沉默无言后，他喊了一声：“父亲！”

“你想说什么，弗里茨？”

“我以为，”他低声细语地说——因为这是他久久思索后的一种结论——“我以为，妈妈带着妹妹上天堂好啊！”

“你这说的是什么意思？”丹尼尔师傅问。

“可不是，父亲，她瘦小得那样可怜，站在上帝的面前会感到害怕！”

“不，孩子，任何人站在上帝的面前都不会害怕，只有魔鬼才感到心惊肉跳。弗里茨，我、我以为，我们要是留住了她们，那就更好啦；那你也就会知道，母亲的双手是多么温暖啦！”

但弗里茨却从长凳上跳了起来，攥紧了小手，径直站到父亲跟前。“是啊，父亲，”他喊道：“这兴许是更好一些；不过我是个男孩，不再需要依赖母亲。”

丹尼尔有点不安地打量着他的孩子。他这么早就想自己独立生活啦。

岁月不断流逝，一转眼弗里茨已十三岁了。这个小伙子长得还结实，穿着蓝色的短上衣和灯芯绒裤子，戴着一顶在当时青年当

中时兴的阔顶圆扁帽。跟他父亲从前的情况一样，他上午、下午都夹着一些书，在高级文科中学的最低班来来去去地走读。不久，他在地理和算术课程上就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这就是说，他要是想在其他课程方面也取得优秀成绩的话，那也能够办得到，但他不愿坚持不懈地努力。对于拉丁语课，他也不想跟 mensa 和 amo ① 打交道。“我要懂拉丁语干什么！”他说道：“我受过坚信礼，便回父亲的作坊里去，干箍桶这个行业，会说德语、最好是操低地德语就行了！”

事情还不光光是这一桩：他跟他的同学一样，还顽皮地作弄上年纪的代课教师。这位教师被认为是全城里“博大精深的人物”，但他的这些渊博知识对于这个愚笨的男孩脑袋并无缘份。于是在生活的新鲜事物方面，同学们都很熟悉，而他终生都是个没开窍的孩子。

早晨，孩子们进了教室，在自己的位置上乱爬乱跳，百般胡闹，这时教师面露愠色，惯常总是挺出他的瘦脖子，一只手拿着课本，另一只手和那光秃秃的脑袋则仿效着学生们跳动的样子动来动去。随后他便说道：“哎呀，你们这些娃娃，象二流子一样在胡闹取乐！你们今天到底是想找谁的麻烦？”

“该死的东西，滚！”弗里茨站在自己的座位上含糊不清地咕哝着，于是立时在下面的座位上滚过一阵沉闷的喊声：“该死的东西，滚！该死的东西，滚！”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听觉有点迟钝的老教师问道。

“我们是问您早上好，代课教师！”

“好啦，”他回答道：“要是你们是出于一种好心而这样兴高采

① mensa 是拉丁语的“台子”；amo 是拉丁语的“我爱”。这里是拿上述两字作例，说明弗里茨连拉丁语最简单的变格和动词变化也搞不清楚，感到头痛。